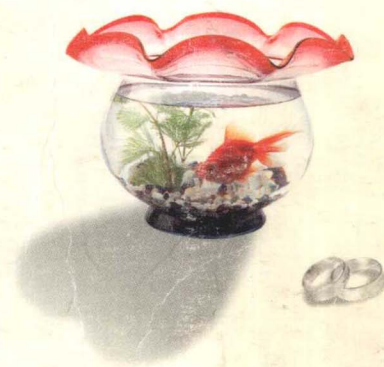


懒得结婚

“懒得结婚”，看似玩世不恭的一句言语，看似是对传统的颠覆，
其实不过是对现实一声无奈的妥协与抗争。

葛琳·著



懒得结婚

葛琳·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辑：万卷出版公司

© 葛琳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懒得结婚/葛琳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1
ISBN 978-7-5470-0647-4

I. 懒… II. 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348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 数: 440千字

印 张: 22 插页: 2

出版时间: 2010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策划编辑: 宣慧敏

责任编辑: 周莉莉

装帧设计: 白咏明

ISBN 978-7-5470-0647-4

定 价: 29.9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contents

001	Preface	何妨吟啸且徐行
004	Prologue	我不是神经病
008	Chapter1	离婚把我变成一个太自我的女人
027	Chapter2	你知道我穿几号鞋子么
039	Chapter3	我非常有兴致地拭目以待
065	Chapter4	婚姻对女人来说不过是一种磨损
081	Chapter5	我们假离婚吧
105	Chapter6	为什么不让我睡你的床
124	Chapter7	将犯贱进行到底
144	Chapter8	那我还有什么后路可退
162	Chapter9	爱上了你，我觉得害臊
185	Chapter10	你记住，什么也没有发生
201	Chapter11	我们活着也许只是相互温暖
220	Chapter12	姐弟恋注定是必死无疑的病症
239	Chapter13	跌倒了，也要抓把沙子
269	Chapter14	这是你蓄谋已久的是不是
293	Chapter15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
319	Chapter16	我会爱你布满皱纹的脸，你信吗
339	Chapter17	有时感觉是一件让人很无奈的事情
345	The End	

Preface

何妨吟啸且徐行

从初中发表第一篇作品至现在，写过的文字少说也有百余万了，唯有这一部让我写的畅快淋漓，洒下泪水。

这部小说刚写下开头，各种感觉便开始在胸中横冲直撞地激荡。怕有的东西会将自己淹没，从而破坏我想要的这份“不完美”，便拼命地埋头一直写，不敢停下，也不敢回头去看自己写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它太真实了。

如果说真实就是揭露阴暗与冷森，那并非是生活本来的样子。生活的最初，应该是充满着欢欣与叹息的，时有欢笑，也时有眼泪与苦痛。众多的无奈与矛盾交织着，而我们总是要担负着它们一步一步地前行。我坚信我笔下的人物与故事，都将是有血有肉的附着我的文字栩栩如生。

——请原谅我作为一个写者的这点自恋。

事实上，当你阅读至最后，你会发觉，原来我写的这一些不完美的人和不完美的感情，你都似曾相识，然后会心一笑：这小说多少还是能够给人消遣的同时带来一些教益。

是的，我要的不多。特别是面对读者的时候。

完成小说的初稿，我回过头去修改时才得以一字一句地读自己的文字，经常大笑，经常叫绝，也经常叹息，经常自省甚至自责，唯独没有哭。我经常笑一个专写纯言情的朋友，何以要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哭得死去活来？

直到我读到最后一段，着白衣白鞋的崔玲玲站在夕阳西下的墓地里，反复地抚摸着她无名指上那一圈苍白的戒痕时，我的眼泪竟如雨下般不可抑！那种深入骨髓的思念，孤独、无措与绝望相交织的感受，我懂。那年



我也曾经固执地深爱着一个总是咫尺天涯的男人——许多的时光和磨难从我们的容颜与心灵上辗过去，我终归苦尽甘来，可以执着他的手一起慢慢变老。

而崔玲玲却永远不能了，简嘉铭已经长眠地下。

也许传统的婚恋价值观，可以用尼采的话来概括：“男子的幸福是——我要；女子的幸福是——他要。”问题在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许多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女人不介意履行为人妻为人母的天职，同时不放弃作为一个人应享受到的权利。比如主动放弃坏死的感情和婚姻，主动寻找适合自己意愿的伴侣与归宿，主动设计自己生活与事业的蓝图并为之奋斗。而女人的安全感，却又天生与归宿有关。精神上的归宿那是纯个人的事情，而我们所企望的归宿往往指的是形式化与世俗化了的归宿。它的组成部分至少得有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成立一个家。

在这个混沌又清澈的矛盾重重的时代里，我经常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感到幸福与无奈。也许，这便是我们活着的人必须要面对的悖论。

这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催生了多元化的欲望与需求，从而造就着多元化的两性关系。无数困惑着“幸福是什么？”“归宿是什么？”的都市男女，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上下求索，而现实与理想又往往差强人意，甚至格格不入。清醒的迷惘了或者愈加清醒，迷惘的清醒了或者愈加迷惘，是向现实妥协还是坚守自我，便成为哈姆雷特式的烦恼。于是便有不少人嘟囔着“懒得结婚”，冷暖自知地行走着。

“懒得结婚”，这看似玩世不恭的一句言语，看似是对传统的颠覆，其实不过是对现实一声无奈的妥协与抗争。要知道我们都是凡身肉胎，真要练就刀枪不入、无欲则刚的境界，哪怕像蛇一样蜕过数张新皮，也未必能达到。

因此当我们面对失去与伤痛、舍不得与得不到时，是不是应该多一点豁达呢？

第三次修改书稿的一个晚上，下着一场入秋来罕见的暴雨，电闪雷鸣的。我关了电脑，抓起一本旧书随意翻阅，读到苏轼的《定风波》，不禁掩卷浅笑。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想起了这小说中那一些不完美却真实的女人。历经风雨洗礼，人醒、雨霁、天晴、日出，她们或“吟啸”、“徐行”的从容；或“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执迷不悟；或“莫听”、“何妨”、“谁怕”的倔强豁达；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自信——这无关好坏，也无关褒贬。

不管她们是“回首”还是“归去”，都可以看到她们那身上那股千百年来，中国女性骨子里的韧性。以小说中崔玲玲形容周彩儿的话来说，那便是“摔不死的精神”。

这样的女人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只不过比起小说中的她们来更加世俗化一些，更加平凡一些。而即使独立睿智如崔玲玲，避世超脱如丁秀珍，放浪功利如周彩儿，说到底都不过是一个凡人，她们自己也承认“女人终归是女人”，可惜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她们好好地亲自去执行这句话。

李岚的蜕变与成长最具有标本意义，到最后，她竟然成为数个女人的“综合体”。其实在写这个角色时，我最花心思。她的原型我实在是太熟悉了。以挚友为小说原型，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第一次。因得了挚友的应诺，无需小心翼翼，这种感觉真好。在这儿，我想对她说，不管她往后在哪儿、变成什么样，我都一如既往地爱她，祝福她。

最接近生活本身的，应该是欧阳燕华，她只立志做一个平庸的女人，丰衣足食，现世安稳。因此，她很平易近人地世俗着，很世俗地求索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温暖地活着。我一直觉得，作为女人，温暖地活着最为重要。

实际上，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是一幕纯粹的悲剧或者喜剧，而是杂清的悲喜剧。就像崔玲玲说的——离婚是伤害，但不是悲剧，分手也一样。

至于嫁与不嫁（娶与不娶），作为一个写者，我祝福你——万般真诚地。



Prologue

我不是神经病

崔玲玲在前几天就琢磨着今天穿什么戴什么，全身从上到下全是新的，而且非得是一线品牌不可。这可喜煞了那个品牌服装店的店长周彩儿，围着崔玲玲姐长姐短的忙乎个没完。

卧室大镜子中的崔玲玲，自信蓬勃，优雅时尚。她恶作剧地往身上喷洒了一个以“挑逗”为主题的法国香水，再在镜子前孤芳自赏几番，打了个漂亮的响指，准备出门去。

叶飘儿说紫色和白色都是一生只能出色地穿一次的颜色，白色适合神圣的婚礼，紫色适合暧昧的偷情。她偏不信这个邪，今天她就是一身白色，也只有这个品牌才能将白色处理得这样生活化而时尚。难怪乎她为了从头到脚的这副武装，将两个月的工资笑容满脸地交给周彩儿。

女人真是一种挺奇怪的动物，每到某个人生的分水岭或者遭遇某个变故或者想改变什么状态，总是爱往外在的一切下工夫，比如发型、衣饰、妆容，好像这是一种多么了不得的、含义丰富的仪式似的，充满着她们的五花八门的象征。

事实上，确实如此。

走出小区大门，迎面走来一个熟人，打趣地问：“哇，玲玲，穿这么漂亮，约会去啊？”

崔玲玲笑吟吟地回道：“不是呢？约会用不着如此隆重。”

熟人奇怪地追问：“那你干吗去？喝喜酒么？”

崔玲玲不紧不慢地说：“不干吗，回老家扯离婚证去。”

“办离婚！”熟人到底被噎着了，定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

崔玲玲嘴角无声上翘，蹬着高跟鞋，掷地有声地远去。

三年前，那个说一辈子照顾她爱护她的男人，在墨西哥另娶了一个富商的女儿，通过律师的委托，与她办理了分居手续。



痛不欲生的一刹那，她咬牙切齿地告诉自己，以后的时光只为自己活着。“重新做人，重新做女人！”崔玲玲的颠覆从强迫到自觉的过程，对她来说如蛇蜕皮般悄然而决绝。

就这样，她离开家乡调到了邻市，想不到的是生活从此丰富多彩，职位也由办事员升到了办公室副主任。前天无意中得知江俊杰回国的消息，她强烈要求马上去把离婚证办了。这是一个什么都讲究持证上岗的年代，这离婚的女人也得要名正言顺吧。

下了长途客车，滨城还是没有怎么变化，依然整洁清爽，繁华有序。路过一间大型超市，她走了进去，选购了几袋零食和水果，便叫了辆出租车往婚姻登记处驶去。

司机问她：“小姐，你登记结婚呢？看着春风满面啊！”

崔玲玲说：“哈哈，师傅，我离婚去呢。”

司机一个急刹车，不敢再问，从窥后视镜不时瞄着她，像要从她脸上找出什么毛病来才甘心似的。玲玲下车时，甩给他一包开心果，说：“谢谢师傅了啊，我不是神经病。”然后昂首挺胸走进婚姻登记处的大门。

这金秋十月，正是婚嫁最热闹的时节，大厅里满是等候办手续的人，只不过人家全是新人，那脸上幸福与憧憬的表情，想当年，她和江俊杰也有过。

什么承诺、责任不过一堆狗屎！男人若是真要陪女人过一辈子，那不过是受的诱惑不够深。她家俊杰，在利益诱惑之下，不就在纸包不住火时假惺惺地要她原谅他么——那个墨西哥女人让他至少奋斗20年！20年，20年哩！

好笑的是他竟然在越洋电话中求她在国内“乖乖”等他，他会给她提供丰厚的物质生活，等他稳定江山后，就想办法接她出去另建一个家。崔玲玲好歹弄明白了什么叫做“厚颜无耻”，对着电话冷笑：“江俊杰，你他妈的算个屁！”

正四处张望着，崔玲玲的手机响了。江俊杰问她到了没。她说到了。他问她在哪。她说在大厅的盆景旁。他说他也在。那。

回头看，一个男人正握着手机像她这样四处张望。接触到她的眼神，男人明显怔住了，站在那儿定定地望着她。

“玲玲……真是你，我都认不出你了。”男人呐呐地说。

“是么，我也认不出你了。”崔玲玲平静地说。

“哦，那个……你还是那么漂亮，不，是更加有味道了。”

“谢谢。资料和证件你都准备好了么？”

“玲玲，几年没见，我……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个咖啡厅坐坐，聊聊？”



“不了，我可是请假回来的，一会还要赶回去。”

“玲玲，老实说，我今天真不想来，可见你那么坚决……这次回国，我本想找机会亲自去看你，然后和你好好聊聊。”

“聊聊？没什么好聊的，我又不会说墨西哥话。”

“不是的，玲玲……在国外这些年，我有多想你，你知道吗？”

“我说江俊杰，你真滑稽，此时此地，说这些你不是在抽你自己耳光吗？”

“……玲玲，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你恨我是应该的……”

“江俊杰先生，你别搞错了，你看我的样子像一个有恨的女人吗？”

“……这么说，你对我连恨都没有了？”

“当然，没有爱何来的恨。”

“我明白了。你有新的生活了吗？我指的是男人。”

“新生活确实是有，男人嘛，没必要告诉你。”

“哦……玲玲，你变了，变得冷酷、自信、有主见……”

“谢谢。不过——试问江先生，我不变行吗？”

“为什么？”

“因为有人比我变得早呀。”

江俊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走吧，再磨蹭人家可就快下班了，我可不希望再来一次浪费时间，” 崔玲玲说，“对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问，问，问吧……”

“你现在是不是挺有钱的？”

“还好吧，生意不错。”

“那你可不可以在协议中加上一条？”

“什么？”

“再给我30万人民币。我胃口不大，不会要多。不过，我得说明，这钱呢，你给这证要办，不给还得要办。”

“学会说条件了，不错，唔——女人现实点没什么不好。”

“谢谢理解。现实这玩意还是你教会我的呢。怎么样？你痛快点，表个态吧，我可不想在工作人员面前和你争这个，那可太没素质了。”

“这笔钱，你打算给它按个什么名堂？”

“随便，青春损失费、养老费、同情费、良心费……江俊杰先生喜欢什么名堂就按个什么名堂，我一定会在亲朋好友面前为你大加宣扬的。”

“玲玲……别这样，你是故意让我难受，是吗？”



“没有，我现在不玩虚的，喜欢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不一样吗？这世道，还是钱贴心。我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觉得我容易么？”

“……行，我这就和玛莉莲联系，让她把钱划过来。”

不一会，江俊杰得到答复，这钱可以给她。

崔玲玲说：“替我谢谢她的大恩大德，小女子不胜感激。还有，麻烦帮我转告她，你这个男人从现在起完完全全属于她了，让她好好享用。”

“玲玲！你，你再这样戳我，就不怕那钱我不给你吗？”

玲玲满不在乎地说：“那是你的事，不过，我想你不会连这点胸襟都没有吧？还有，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确实不算个坏蛋，良心还是有的。这笔钱你给了我，你这辈子才会安心。我说得没错吧？”

江俊杰无可奈何，再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只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痛，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并非如玲玲认为的那样痛快。

在离婚登记室坐下，工作人员作了简单的例行公事的问话，核对了相关证件和文件，一个多小时后，两本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暗红色离婚证，便摆在他们面前。

江俊杰不愿意去碰，一脸受伤的无可奈何。

崔玲玲拿起来，认真检查一番，问：“这证从现在起具法律效力了吧？”工作人员说：“当然。”崔玲玲小心把它放进手提袋，说：“谢谢，辛苦了啊。”

这个过程中，崔玲玲始终面带微笑，走的时候，还把买来的零食和水果放在柜台上，请工作人员吃。

江俊杰黑着一张脸，跟着她走出婚姻登记处。他终于忍耐不住，一把扯住她问：“玲玲，你怎么可以这么高兴？难道我们离婚对于你是这样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

“江俊杰，你们男人不是经常说人生有三大快事吗？”

“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女人也一样的。”

“是什么，你说！”

崔玲玲笑了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升官，发财，死老公！”



Chapter1

离婚把我变成一个太自我的女人

“哈哈，师姐，你真够刻薄的！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在丁秀珍老师的家里，欧阳燕华笑倒在崔玲玲的身上这样说。

即使平日里从不大喜大悲的丁秀珍，也忍俊不禁：“何止刻薄，简直恶毒！”

欧阳燕华说：“解气，真解气啊！”

崔玲玲说：“你这个单身一族解的什么气？你又没离过婚！”

欧阳燕华说：“我是没离过婚，可是我失过N次恋啊！如果有人愿意娶我，离婚我也在所不惜。”

崔玲玲嗤之以鼻：“典型的结婚狂，剩女们的价都让你掉光了。再说你那也叫失恋啊，充其量是相亲未遂。”

欧阳燕华说：“你们先听我说，那天办公室那个杀千刀的业务员，不就长得帅了点么，得瑟的，竟然说——试问你们这帮剩女们还有价可言吗？现在你也这么说。哎，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崔玲玲说：“你要是还一厢情愿地热切向往那个坟墓，那我也无话可说。”

欧阳燕华说：“我又没试过，我又怎么知道那一定是个坟墓？也许它是宫殿呢？不管坟墓还是宫殿，总归有个男人有个家，幸运的还会有个孩子。不结婚的女人，不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是这样说的吧，丁老师？”

丁秀珍笑笑说：“别问我，你有眼睛看的，这方面我挺失败。你们聊，我再去炒两个小菜，看这还有这么多酒，今晚咱们别想睡了。”

崔玲玲说：“还是秀珍姐最睿智，每当讨论这些，她均避而不谈。其实呀，她看得比谁都透彻。”

崔玲玲和欧阳燕华，都曾经是丁秀珍的学生。那时的小学教师大多中师毕业，丁秀珍17岁从教，第一批学生便是崔玲玲那一届。10年前，她因为婚变，离开滨城，不想在这儿师生重逢。丁秀珍的儿子读的是英文学校，平时寄宿。两个独居的女人便经常来往，成了铁姐们。一次她们相约逛街，遇到了正在与男人当街吵架的



欧阳燕华。

“丁老师和我不一样，她是世外高人，清心寡欲的境界，我这凡胎肉身永远达不到。”欧阳燕华说。

“所以你整天像无头苍蝇似的，见到能吃的男人就饥不择食。你还真当自己是处理品啊？”崔玲玲说。

“你以为我想啊？你不知道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中，其中一个就叫‘剩女’么？”

“你们真荣光，还被国家部门封号了啊。”

“你还不一样在这剩女的行列中，说什么‘你们’！”

“错，我崔玲玲虽然不幸被男人背叛了，被婚姻耍弄了，可这并没有打败我。我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过，婚不婚我一点也无所谓。所以，剩女的称号与我无关。”

“那你就准备只这样不停地和男人约会？老了怎么办？总得有个家有个伴吧？”

“什么不停地和男人约会啊？说得我好像水性扬花似的。我只对触动我心灵的男人有兴趣，有感觉了才约会。再说人生还有几十年呢，老了再说呗。我倒是觉得，恢复单身的生活越活越精彩。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你这种为了嫁人而上下求索的精神非常瞧不起。”

“老实说，我也瞧不起我自己。可气的是字典中剩女的解释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一群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而我不算高学历、不算高收入、长相也只能算作对得起市容，我这78年生的还没嫁出去，那帮80后女生们已经在铺天盖地地抢婚，你说我能不上下而求索吗？”

崔玲玲的电话不停地响，欧阳燕华问她怎么不接。崔玲玲摇着红酒杯，懒洋洋地说：“懒得接，不外乎请我去喝酒、喝咖啡、跳舞或者聊天儿的男人吧。”

“妒忌死我！都说离婚的女人不值钱，可你怎么就这么招蜂引蝶呢？”

“大言不惭地说，这有我天生丽质之原因，可更重要的是姿态，也可以说是心态。这你就不懂了吧？女人呢，不管自己什么条件，都得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偶尔也要有‘吊起来卖’的高姿态，这样男人才会觉得你有价值。这男人，都喜欢犯贱，他们在他们面前低姿态，他们越觉得你不可取。”

“专家，你可真是专家呀，师姐，有时间好好教我。”

“你？孺女不可教也。想当初，我也不懂，摔过跟头后，慢慢就懂了。”

“我的跟头摔得够多了，可是我怎么还是学不会？”

“所以，我才说孺女不可教也。”



“我就说呀，每个人的路在一出生时就已经注定，她不必教，你也不必学。来，炸花生容易上火，吃这个酸萝卜，刚刚渍好的，用的是韩国泡菜的做法，看口感还行不？”丁秀珍端着盘子从厨房走出来。

“哇，又爽又脆，比菜馆里的还要好吃。秀珍姐，哪个男人要是娶到你，那可真是福气。你成天这样深居简出，简直是太浪费了。”欧阳燕华夸张地嚷道。

“呵呵，我都一把年纪了，对你们口中的男人啊归宿啊剩女啊恋爱啊婚姻啊，我插不上嘴，还是美食对我更加有吸引力一些。”丁秀珍说。

“你不就才40么，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别以为当了我一年小学老师，就在我们面前倚老卖老。”崔玲玲说。

“我哪敢呢，事实上，这10多年来，我非常满意我的生活状态，平静、从容、充实，也幸福。”丁秀珍说。

“幸福？”欧阳燕华不解地问，“我的丁老师，你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真觉得幸福么？”

“为什么不？难道女人这一辈子的幸福非得要男人来成全么？说到底，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内心很个人的感受。”丁秀珍说。

“你教了20年书，还是一个普通老师，事业无成，这房子还是单位的，你怎么就这样淡定呢？”欧阳燕华问。

丁秀珍只是笑笑。崔玲玲说：“秀珍姐是有儿万事足，看她家小鹏，多优秀的一个男孩子。不过除了儿子，你的生活也太缺乏激情了，在我看来，有点浪费生命。”

丁秀珍还是笑，然后说：“儿子是我满足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我就要问了，生命为什么非得需要激情呢？生命为什么非得要有那么多的追求和念想呢？”

崔玲玲一时无语，说：“得，你是老师，我尊敬你，不和你争论，来，喝酒。”

三个女人齐齐举杯。

欧阳燕华又问：“丁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可一直不敢问，今天喝多了就问问，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呢？你老公是不是也在外面有了女人？”

丁秀珍说：“不，是我在外面有了男人，然后有了小鹏，是我主动提出离婚的，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要。”

崔玲玲和欧阳燕华十分震惊，期待她往下说。

丁秀珍继续说：“你们一定想问那个男人是谁，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组成一个家？那我就告诉你们，那个男人他有自己的家。他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在那个家里，他觉得累了，在我这寻求你们现在所说的激情与远逝的爱情。他对我其实挺



好的，很会讨我的欢心。我老公却什么也不会，结婚后，他变得什么也不会做了。而那个男人，在那个家里，也是什么也不会去做，懒得做。我就想，我的老公是不是也在外面这样殷勤地对别的女人呢？呵呵，后来，我知道我有了小鹏，是那个男人的，那个男人知道后说他会离婚然后跟我结婚。可是，我却悄悄离开了滨城，一个人到了这儿……”

“秀珍姐，你一定很难吧？可，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欧阳燕华问说。

“难，肯定难。……都过去了……婚姻，我不讳言我害怕它。走出一个围墙，又走进另一个围墙？然后看着当初说自己是他的手心宝贝的男人，渐渐的懒得说话、懒得亲热、懒得接吻、懒得沟通、懒得洗澡、懒得维护……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像我这样本分的女人，都可以背叛婚姻，我能相信婚姻这东西吗？”丁秀珍打开了话匣子。

“所以，你甘愿一个人带着小鹏，从此心如止水？”欧阳燕华问。

“是的，懒得结婚，也懒得恋爱。事实证明，我这选择不错。人生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自己落一个心安，那就好。小鹏在不完整的家庭长大，他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是上天的眷顾吧。”

“秀珍姐，你什么都好，就是太宿命。你成天没事躲在这钻研什么周易啊玄学啊佛法啊，也没见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智慧。”崔玲玲寒碜道。

丁秀珍笑笑，举起酒杯说：“来，美女们，为了你们的激情、求索，为了我的心如止水，干杯！”

崔玲玲说：“慢着，我今天买这些A级红酒过来，是为了什么？”

“噢，你不提醒我们都还忘了你是来庆祝正式离婚的啊。这不能怪我们啊，我打认识玲玲姐就从没觉得你是个离婚的女人。哈哈，来，祝你离婚快乐！干杯！”欧阳燕华大笑。

“那是，升官发财死老公的崔玲玲万岁！干杯！”崔玲玲自个兴奋地叫嚷着。

清脆的碰击声此起彼伏，这个初秋之夜，三个女人，横七竖八地倒在了丁秀珍那狭小而温馨的客厅中，醉得不省人事。

“玲玲，10月，记住10月你别出远门，会有……会有血光之灾！”丁秀珍倒下前这样呢喃着。

崔玲玲听不清楚，打着酒隔问她什么血什么灾。丁秀珍来回挥着手，嘻笑着说：“嘘，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会破……天机不可泄露，玲玲，有灾就有福，有福……”

再有崔玲玲的消息，是从越南传来的，她休了年假，一个人旅行去了。以她的



话说，那么容易就讹了30万，怎么着也得犒劳犒劳一下自己。

丁秀珍和欧阳燕华各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连品牌店的店长周彩儿也收到了。这婚离得如此漂亮，这姓周的小姐儿功劳不小。

到越南之前，崔玲玲对越南的印象，只停留在电影《恋恋三季》里白衣女子在火红木棉之下的回眸，《青木瓜之味》中少女汗津津的前额，或者是《印度支那》里美丽的下龙湾，大片的橡胶园，奶黄色的法式小楼。

真到了越南，她才发觉越南的美丽不在风景，而在于它的建筑，色彩艳丽明亮，明黄，砖红，以及埃及蓝，深深浅浅，布满街道每一处。红色的街道上落满了金黄的树叶，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脚底便传来微微的痒。

在这样的场景里，人总是容易恍惚，一些前尘旧事，带着斑驳的疏影点滴滴地浮来，飘在越南潮湿而温热的空气里，粘粘的。

她不喜欢这种感觉，脱掉帽子，沐浴在烈日下，好像只有这阳光灿烂的干脆才能与她度假的心情相吻合似的。穿着鲜黄色布鞋的双脚，便走得轻快起来。

在河内，要看风景的话，实在是乏善可陈。崔玲玲打听到老城区的位置，走在河内的三十六行街，每条街边全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小店，那些开给游客的小店摆满了越南特色的手工艺品，各式各样的丝绸制品、木雕、漆画，让崔玲玲流连忘返。穿着传统服装、头戴斗笠的女子挑着扁担在街边疾行，担子里面是碧绿的青菜、缤纷的鲜花、鲜嫩欲滴的各色水果。小巷子里满目皆是削甘蔗的、捣虾酱的、叫卖的。下班的女人挤在小巷子里买些蔬菜和肉回家，摩托车把上挂着的袋子里装满了椭圆形胖胖的法式面包……这是繁荣的河内、生活的河内，却以它的鲜活打动着崔玲玲。

河内是背包客的天堂，一家接一家的小旅行社充斥着城市的街道，许多或明或暗的家庭旅馆藏在旧城区深深的小巷里。在这里，总能看到各种面孔和肤色的人们，崔玲玲背着背包从这经过，总会有热情的声音向她友好地招呼。

有一晚就住在湄公河边的旅馆，吃过晚饭的崔玲玲很矫情地拿出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漫无目的地翻着。这本书确实为越南添色不少，连旅馆柜台都有各种译本。她很遗憾自己不甘愿从头将它至尾看完。

月亮升到正空时，靠水边而建的旅馆周围还是人影晃动。看着那些在木楼阳台栏杆前相依偎的男男女女，崔玲玲看了看手中的《情人》，嘴角略带不屑的笑意，顺手把它丢进了水里——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



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摸摸腮边，一片潮湿。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这个写小说的病态女人，包括她的挚友叶飘儿。每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都曾经期待过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在哪里？

寄给大学同学李岚的明信片，是胡志明的肖像。崔玲玲在背后写道：“这个老人，一生在为越南的解放事业奉献，终身未娶。谁会相信呢？在这个一夫多妻的国家里，他一个人走过了一生。听说，他也是爱过的，那是一个中国女子，死在战场上。”

李岚给她的手机回了一句话：“玲玲，你是渴望爱情和归宿的，你只是不相信而已。”

崔玲玲对着手机屏幕，笑笑，把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

周彩儿发来短信问她什么时候回去，店里又进新货了。崔玲玲哑然失笑，这离婚大典，哪能经常进行呢？那样的品牌，一年甚至更久穿一次也就足够了，善待自己，也得悠着点。

在越南这儿，她倒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富婆”，行程将要结束，可口袋里还有三百多万的越南盾没有花出去。第二天一起床，崔玲玲便一头扎进西贡的特色小店，选购纪念品去了。

按计划从广西南宁打道回府，下龙至东兴关口的舟山公路曲折颠簸，大巴上的呕吐声此起彼伏。这倾盆大雨在秋天来说还真是罕见，没有空调的客车窗户也关上了。没有晕车的人都在昏昏欲睡，汽车音响里黑鸭子组合那低哼轻吟和声唱腔，又加剧了大家的睡意。崔玲玲本饶有兴味地看着车窗外暴雨中那凌乱的景致，此刻也感觉头晕胸闷起来。

才打了个瞌睡，听得“呼——”一声巨响，几声尖叫，崔玲玲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因是边境的跨国特大车祸，网络、报纸、电视都有报道，还公布了遇难者的姓名及重伤者的姓名。这份名单中，有崔玲玲。

朋友熟人中炸开了锅。只有滨城的李岚知道崔玲玲没有家人在国内，父母已经不在，两个哥哥都在委内瑞拉经商。李岚请了事假，登上去南宁的飞机。丁秀珍、欧阳燕华和周彩儿，还有崔玲玲要好的同事，知道后，都赶到省城机场去送她。

李岚赶到时，崔玲玲正在重症观察室监护着。观察室外，静静坐着一个高瘦的男人，看样子比她来得还要早。手中是领到的崔玲玲染满血迹的大背包，里面的小纪念品碎的碎散的散。

